

濮茅左 著

楚竹書《周易》研究

下

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下編

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

第三章 考古易的發現

第一節 甲骨文中所見易卦

甲骨文中有「爻」字，《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易·繫辭》：「爻者，言乎變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道有變動為「爻」。甲骨文中多用作地名或人名，如：《鐵雲藏龜》（一〇〇・二）、《小屯·殷墟文字甲編》（三五三三反）、《金璋所藏甲骨卜辭》（三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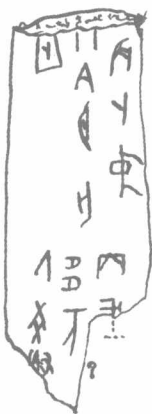
《鐵雲藏龜》（一〇〇・二）



《小屯·殷墟文字甲編》（三五三三反）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三六）



以爻名為地名、人名者，恐與《易》有關，或為卜筮世傳者。在甲骨中出現數字卦，最早出土的一片是刊於《殷墟文字外編》（四四八），河南省安陽出土，具體出土時間已無從考，大致時間在原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及戰後時期，骨版上刻有「上甲六六六」數字。另一片刊於胡厚宣《甲骨續存》（一九八〇），又見《甲骨文合集》（二九〇四七），亦河南省安陽出土，上刻有數字卦「六七七六」，方向與原卜辭「……喪亡災」「吉」互反。屬廩辛、康丁時期卜骨。

以後，一九五〇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四盤磨村又出土了一版卜骨，文稱：「發現「大卜骨三塊。內有一塊卜骨橫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辭通例」（《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上有三個數字卦：七八七六六（未濟）曰媿、八六六五八七（明夷）、七五七六六六（否）曰？」。當時學術界認為是「習刻之辭」，未加注意。

一九五六年，在陝西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中又有重要發現，報告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在這個遺址的周代灰層（F55）中我們發現了一片刻有兩行文字的殘骨，這塊刻字甲骨應當是中國考古史上的第一片周代刻字甲骨。這塊字骨用牛肩胛骨製成，大多已殘，現存者為肩胛骨之柄部。長十三釐米、寬六·五釐米，背面靠一邊有圓形鑽孔三個，其中一個已殘，鑽孔直徑約一·五釐米，深約〇·九釐米，孔壁垂直，平底。靠一邊有鑿一道，與骨長同方向，極細，不及〇·一釐米寬。灼痕不顯。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劃極細的文字兩行。一行與骨長同方向，一行與骨寬同方向。」（陝西省文管會《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此骨在一次考古會議上傳觀，未得出結論。數月後，李學勤在《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十一期）一文中提出「這種記數的辭和殷代卜辭顯然不同，而使我們聯想到《周易》的『九』、『六』（同上），把它和《周易》的九、六聯繫起來，但是，把安陽殷墟四盤磨村出土卜骨上的數字卦，看作是族名，與《中方鼎》銘文最後的文字相類，雖不從前人「赫赫」、「十八大夫八大夫」之說，卻依郭沫若舊說。問題尚未解決。

同年冬天，唐蘭到西安，何漢南告訴他又發現了一塊，在陝西長安張家坡村共發現了三塊。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區，發現了類似的文字，這才引起了唐蘭的重視，並聯想到宋代麻城發現的《中方鼎》銘文最後，以及《中游父鼎》、《董伯簋》、《效父彝》、《召卣》等中都出現過這類的文字。唐蘭判斷公元前一千多年時，我國黃河流域，商周民族共同應用的文字外，還存在著一種古代文字。這是甲骨、金文中所見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文字。這種文字「用數目字當作字母來組成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字。」（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唐蘭當時的結論：「這類的文字是『氏族徽號』，還是沒有跳出郭沫若所走進的困惑圈，但非常敏感地提出這是用數目字當作字母來組成的，「已經發現的，有一、二、五、六、七、八等」，這種文字的發現，無疑有助於揭開歷史上新的一頁。如果當年唐蘭不是誤把兩個「一」讀成「二」，可能也會把三個數字組合，或六個數字組合的現象和經卦、別

卦聯繫起來。

時隔二十年。一九七七年春，在周人的發祥地周原地區出土了大批甲骨，鳳雛村西周宮殿遺址中出土了一萬七千餘片。一九七九年在與鳳雛村相鄰的扶風齊家村發現甲骨二十二版。這兩批甲骨的發現給《周易》的考古研究帶來了生機，其中出土了不少數字卦。是張政烺真正破譯了「氏族徽號」、「特殊形式的文字」、「奇字」，他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看法——它是「易卦」。張政烺自一九七四年始整理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一九七七年，對周原地區的甲骨作了研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第一届古文字會議上，繼徐錫臺的涉及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奇字」說之後，張政烺作了即興發言，明確地指出：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八卦），六個數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中老陰少陰都是陰，老陽少陽都是陽，數字雖繁，只是陰陽二爻。其中奇數表示陽爻，偶數表示陰爻。古漢字的數字，從一到四都是積橫劃為之，一、二、三、四自上而下書寫起來容易彼此摻合，極難區分，因此把二、三、四從字面上去掉，歸並到相鄰的偶數或奇數之中。（《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見《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從此，這類「奇字」始釋冰溶。學術界認識了《周易》卦象流變中的早期形態。然有些分歧依然存在，還在進一步地討論之中。有些也有誤讀，如版岩葬文化中出現的數字卦應為「八八十一八八」，因印刷質量低劣而被誤讀。（詳見鄭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華西大學博物館印，一九四六年。）

有關甲骨中的數字卦如下：

◎河南安陽小屯村卜骨 商代晚期。河南省安陽出土。數字卦：「上甲，六六六」。見著於董作賓《殷墟文字外編》（四四八），藝文印書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釋文 上甲 六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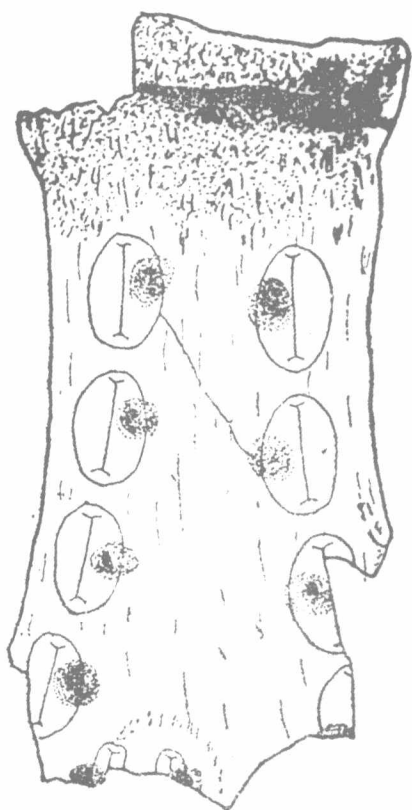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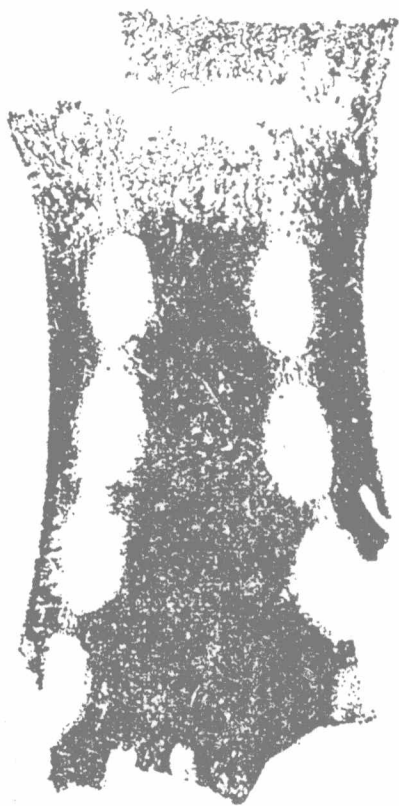
◎河南安陽小屯村卜骨 商代晚期（廩辛、康丁）。河南省安陽出土。數字卦：「六七七六。」上刻有數字卦方向與原卜辭「……喪亡災」「吉」互反。見著於胡厚宣《甲骨續存》（一九八〇），又見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二九〇四）

七)，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



釋文
吉 六七七六(倒書)
喪 亡戔(災)

◎河南安陽四盤磨村卜骨 商代晚期(康丁)。一九五〇年春，安陽殷墟四盤磨村出土。數字卦：「七八七六七六(未濟)曰魁、八六六五八七(明夷)、七五七六六六(否)」見著於《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又曹定雲《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究》，見《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七期。又一九五〇年 郭寶鈞《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文稱：一九五〇年殷墟四盤磨 SPII 所出卜骨，其上有三個重卦，應是「三卜」的例證。





釋文 十六五(倒書)

◎河南安陽小屯南地卜骨 商代晚期。安陽殷墟小屯南地出土。數字卦：「十六五。」見著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四三五一)，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十月。又曹定雲《新發現的殷周易卦及其意義》，見《考古與文物》，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釋文 左上 七五七六六日?



左下 七八七六七六日媿

右中 八六六五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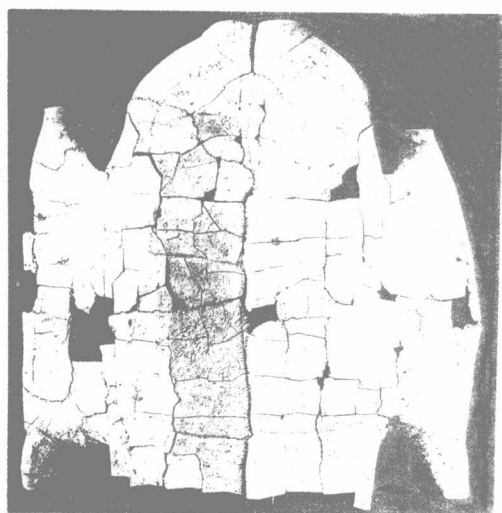


◎河南安陽卜甲 商代晚期。安陽殷墟出土。數字卦：「习六习九」、「六七一六七九」、「六七八九六八」、「七七六六六六」、「貞吉」同上。見著於肖南《安陽殷墟發現易卦卜甲》，見《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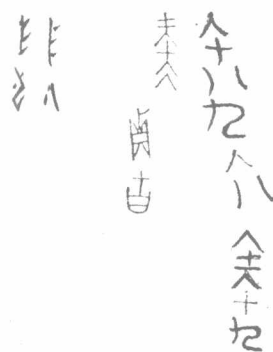
局部放大



安陽殷墟發現的易卦卜甲



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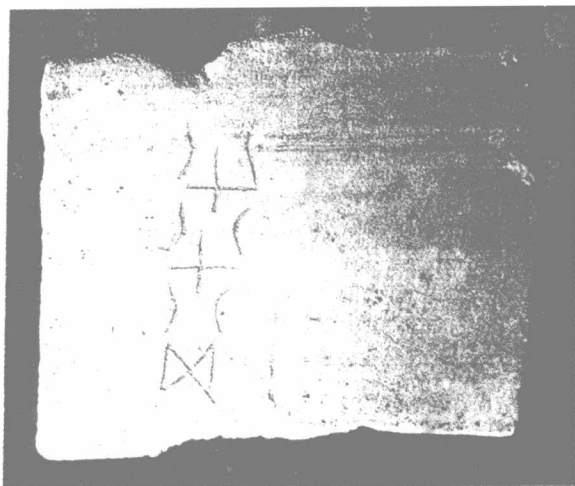
釋文

六七八九六八 六七一六七九
七七六六六六 貞吉

习六
习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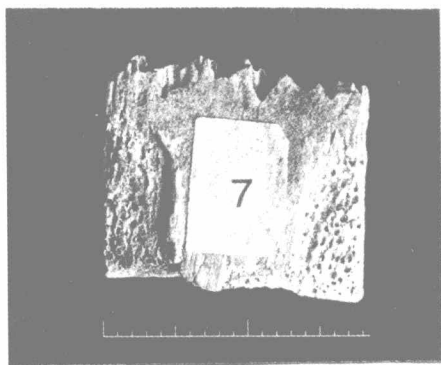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二二七)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數字卦：「八七八五。」甲骨文出土於建築基址內西廂房第二號房間的一個窖穴裏，編號為77QF1H11。見著於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一五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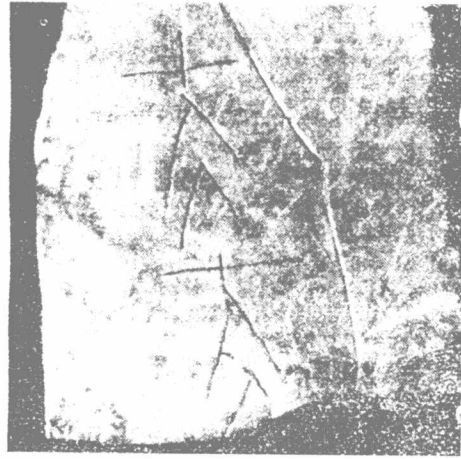
釋文

八七八八五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81)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數字卦：「七六六七六六。」一九七七年七月至八月，周原考古隊在岐山鳳雛村甲組建築基址時，發現了大批甲骨文。見著於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又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又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一五六），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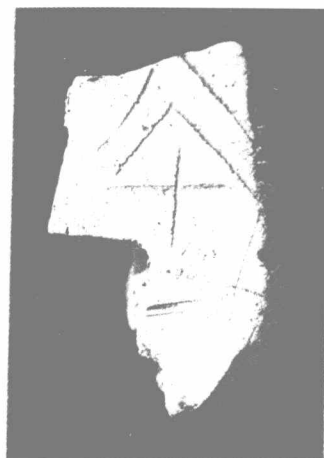
釋文 七六六七六六



釋文
七六六七一八曰其
文 既 魚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85)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數字卦：「七六六七一八。」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又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一五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90)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數字卦：「□□□八六七。」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又王宇信《西周甲骨骨探論》(一五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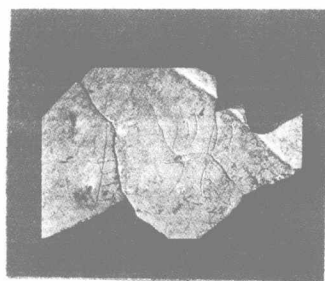
釋文 八六七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91)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數字卦：「六六七五□。」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又王宇信《西周甲骨骨探論》(一五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王宇信《西周甲骨骨探論》(一五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釋文 六六七七五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155)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或以爲數字卦：「□六六。」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曹瑋提出 H11:155 版可與 H11:57 版、H11:163 版綴合，綴合後的甲骨文字顯示非數字卦。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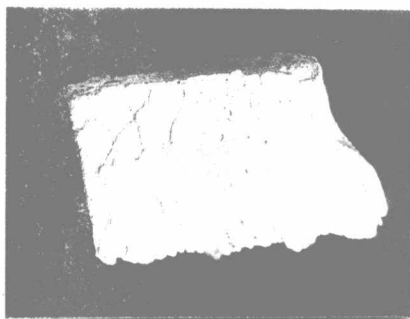
按：
(非數字卦)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177)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數字卦：「七六六六六。」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又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一五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又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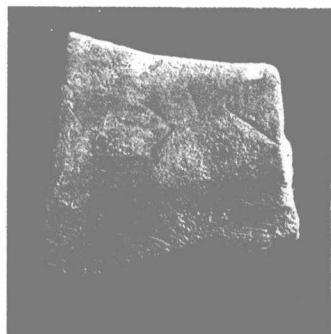
釋文 七六六六六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180)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或以爲數字卦：「一五八□」。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曹瑋認爲非刻劃，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按：
(非數字卦)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235) 周初。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或以爲數字卦：「六六六」。見著於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王宇信釋爲「六六十」，見王宇信《西周甲骨骨探論》(一六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曹瑋認爲非刻劃。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按：
(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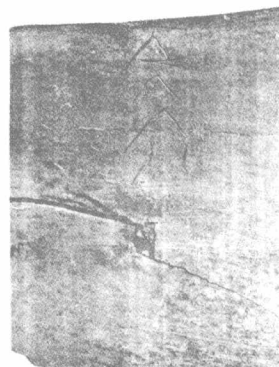
◎陝西岐山鳳雛村卜甲(11:263) 周初。現藏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數字卦：「七六六。」見著於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一五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曹瑋認為非刻劃。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二〇〇二年十月。



按：
(無字)

◎陝西扶風縣齊家村卜骨(采集：一〇八) 西周。數字卦：正面卜兆處自外向內：「一六一六六八。」反面左：「六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八六八五五、六八一一一」；反面右：「六九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簡報：「扶風縣黃堆公社雲塘大隊齊家村，南距縣城十五公里、北距岐山南麓五公里，位於西周『岐邑』的手工業作坊和平民居住區內。一九七九年九月，齊家社員在村北平整土地時發現西周卜骨，其中一件刻有卜辭。稍後，我們又在村東土壕畔發現刻有卜辭的龜甲版一件。當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我們在出甲骨的地點進行了小規模的清理發掘，又發現甲骨十多件，連同在附近采集的共二十二件，其中五件上有卜辭共九十四字。這是繼一九七九年岐山縣鳳雛村發現大批西周甲骨文之後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卜骨(采集：一〇八)，牛肩胛骨中部，長十一·三釐米、寬七釐米。背面骨脊部位有圓鑽二個，兩側刻有數卦四條，二十四字」。見著於陝西周原考古隊《扶風縣齊家村西周甲骨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九期；又羅西章等《周原扶風地區出土西周早骨的初步認識》，《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徐錫臺《周原甲骨綜述》(一二四頁)，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等。

正面釋文 一六一六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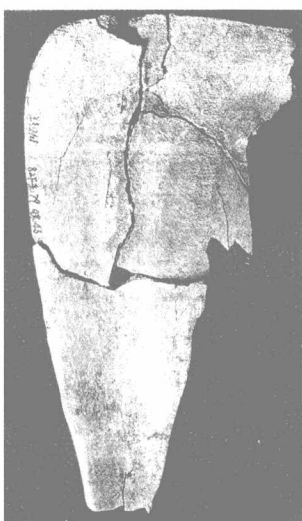
反面右釋文 六九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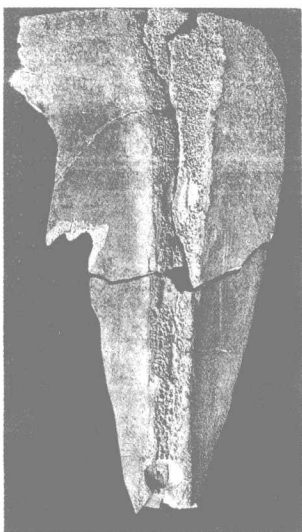
反面左釋文 六八一二一八八八六六六一八六八五五六八一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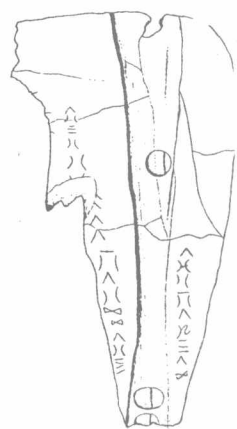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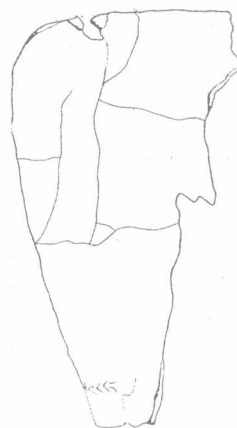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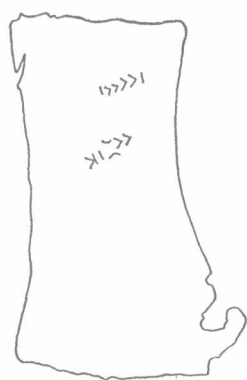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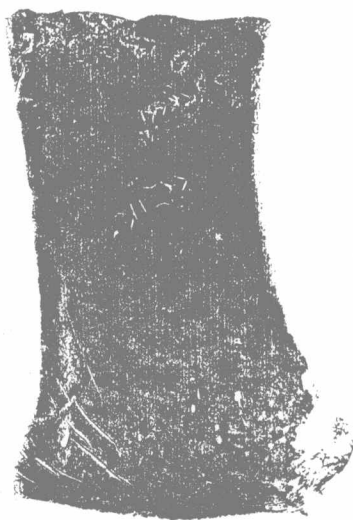
(背面)



扶風縣齊家村出土的卜骨刻文(摹本)



◎陝西長安張家坡卜骨 西周。陝西長安張家坡村出土。數字卦：「一六六六一、六六八一六。」見著於陝西省文管會《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又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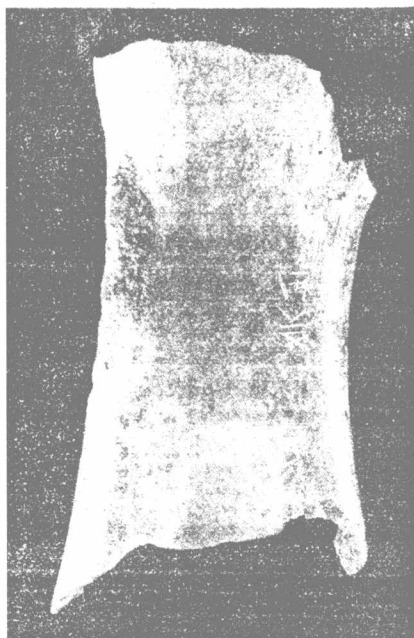


釋文
上 一六六六一
下 六六八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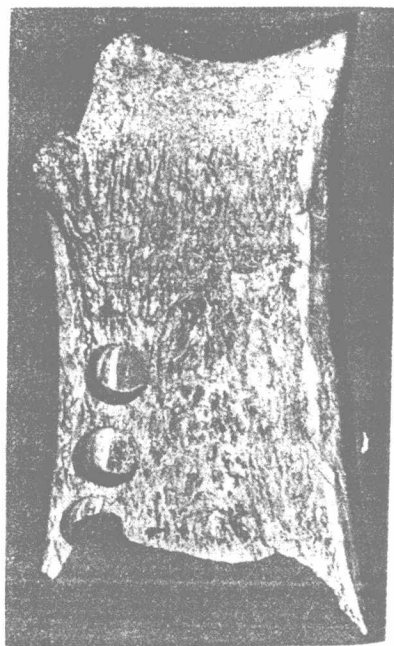
◎陝西長安張家坡卜骨(T313:2:3) 西周。陝西長安張家坡村出土。數字卦：「一一六一一。」文稱：「標本T313:2:3,可能是用獸類的肢骨做成的,製作較粗。殘存兩個圖鑽孔,在骨面上,相當於鑽孔的部位,刻有筆道很細的近似文字的記號。」見著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澧西發掘報告》(一一一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三月。

釋文 直 五一一六八一(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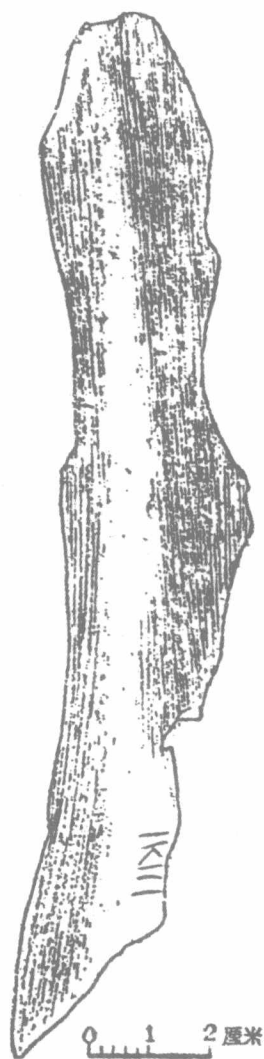
橫 六八一五



背面



◎陝西長安張家坡卜骨(T4③) 西周。陝西長安張家坡村出土。數字卦：「六八一五一一、五一一六八一。」長十三釐米、寬六·五釐米，背面靠一邊有圓形鑽孔三個，其中一個已殘，鑽孔直徑約一·五釐米，深約〇·九釐米，孔壁垂直，平底。靠一邊有鑿一道，與骨長同方向，極細，不及〇·一釐米寬。灼痕不顯。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劃極細的文字兩行。一行與骨長同方向，一行與骨寬同方向。見著於陝西省文管會《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陝西省文管會《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出土的甲骨》，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又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釋文 一一六八一